



鼓浪学术书系

尔雅新探

◎林寒生／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RYA XINTAN

鼓浪者，激浊扬清、
笃学精进之谓也。
名以『鼓浪』，
寄百舸争流之厚望，
存继往开来之期许。
语言与世推移，
文学生生不息，
艺术常见常新。
先哲硕果，彪炳史册；
见贤思齐，人之常情。
有容乃大，育才斯馨。





尔雅新探

林寒生／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尔雅新探/林寒生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鼓浪学术书系)

ISBN 7 - 80647 - 998 - 8

I. 尔... II. 林... III. 尔雅—研究
IV. H1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449 号

书 名:尔雅新探

作 者:林寒生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 行:

网 址:WWW. BHZWY. 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1.75

字 数:260 千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60 元

ISBN 7 - 80647 - 998 - 8/I · 423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 - 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古人有言：“学术者，人才之本也。”（颜元《习斋记馀》卷一《未坠集序》）时移世易，此理犹然。鲁迅先生执教厦门大学国学院，重树人而弘学术，愤“死海”而思激扬，情出肺腑，言若金石。学子感奋，不惮弄潮，遂以“鼓浪”、“波艇”名其刊物，欲竞雄于风涛。斯人已逝，风范犹存。

鼓浪者，激浊扬清之谓也。语言寓褒贬，文学重美刺，艺术尚讽谏，“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章学诚《文史通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自古而然。时至今日，以道为教条则迂，以道为规律则活。昌明学术，始于实践；立言助教，贵在自得。鲁迅尝论学于厦门，力非“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致许寿裳》），精警之言，足资启迪。

笃学精进，亦鼓浪之一义。王国维论古今东西之为学，谓不能出科学、史学、文学三者也。唯一国之民，性质有所偏，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遂而主此学而不从彼学。20世纪以还，文学与科学、史学交渗，碰撞诚难免，融合亦有缘。语言学卓然特立，贯通科、史、文而标领风骚。艺术学固自成一派，亦濡染风尚，关注声光电化，瞩目网际交流。资讯如海，学术似潮。沧海无涯而人生有涯，唯不畏艰辛者能阅胜景；潮涨潮落而至理不移，唯潜泳渊深

者可获骊珠。

书系设丛书若干,收录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近期学术成果,陆续付梓。名以“鼓浪”,寄百舸争流之厚望,存继往开来之期许。语言与世推移,文学生生不息,艺术常见常新。先哲硕果,彪炳史册;见贤思齐,人之常情。有容乃大,育才斯馨。是为序。

《鼓浪学术书系》编委会



序

黄拔荆

丙戌岁末,寒生来访。告知其学术著作《尔雅新探》已经完稿,拟近期付梓,言讫,出示其书稿复印件,并嘱为弁言。

《尔雅》乃按词义系统的体例对先秦注释所做的总汇。它通过对古注系统的整理,提出一系列注释方法与条例,为注释学的产生奠定基础,为后之注释、翻译古书提供可靠依据。

《尔雅》为十三经之一,在传统学术长河中,素有通经之“阶路”、学问之“梯航”的盛誉;在语言学史上被奉为训诂学之鼻祖;在词典学史上拥有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词典”之桂冠。

正是因其在汉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自成书之后,便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不断有人对其进行探讨与研究,不但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而且还成为一门学问。

《尔雅新探》就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作者自己刻苦钻研与探索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之学术结晶。该书主要特色可归纳如下:

一、作者将《尔雅》的释义方式按原书前三篇、中九篇、后七篇分为三种类型,然后分别探究各种不同类型的篇章语词的释义规律和特点,这与那些笼统地将十九篇不同类型释义方式混为一谈相比,就显得更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本书根据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资料为底本,参考前人之有关论述,对汉魏五家古注成败得失,详加评判,并与郭注予以比较研究,然后指出:“《尔雅》汉魏古注无论从《雅》书版本、经文考异、古词古义保存、词义辨析、释义方法来看,还是从语词角度考察文化内涵来看,或者从探讨汉语反切形成与发展历程来看,均具有不可忽视的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其分析显然比较客观,切合实际,比起那些主观片面地肯定或否定,无疑更具有合理性。

三、对前人著述能分辨优劣,指出存在问题,不盲目推崇或否定。如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一书,作者在肯定其编排、解题、注译等诸方面所做之种种努力与成就之外,对书中某些注释讹误,则提出批评意见。

四、关于《尔雅》之学术价值及其影响,管锡华在其近作《尔雅研究》一书中将其归纳为词典学、词汇学、训诂学、文化学和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本书则有所拓展,除了把自然科学内容纳入文化史一节外,还另辟了词义学、词源学、方言史三节,不但更加合理周密,而且拓宽了视野,为今后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五、本书附录《〈尔雅〉郝疏与古代汉语方言》、《〈尔雅·释草〉与古代医药学研究》、《〈尔雅〉、〈说文〉等典籍对古典音乐名词术语的文化阐释》三篇文章,为后人利用《尔雅》及其注疏开展研究提供了方便。

由此看来,《尔雅新探》不但内容充实,资料丰富,体例更合理、更科学,而且观点新颖,多有创获。优点诸多,不再赘述。

寒生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门下,因勤学好问,故得其真传。留校之后又长期从事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的教学





尔雅新探

与科研,对专业学识的增长与丰富获益良多,厚积而薄发,其学术品位自高。此书出版之后,可以预见,必然得到语言学界的赞赏与广大读者的欢迎。是以为序。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七日

目 录

序	黄拔荆 (1)
第一章 《尔雅》的名称、意义及其编撰年代	(1)
第一节 《尔雅》的名称及其意义	(1)
第二节 《尔雅》的编撰年代及其作者	(5)
第二章 《尔雅》故训的来源	(21)
第三章 《尔雅》的篇目、内容及其分类	(26)
第一节 《尔雅》的篇目及其内容	(26)
第二节 《尔雅》的分类	(37)
第四章 《尔雅》的释义方式	(42)
第一节 《释詁》、《释言》、《释训》三篇的 释义方式	(42)
第二节 《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 《释地》、《释丘》、《释山》、《释水》九篇的 释义方式	(46)
第三节 《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 《释兽》、《释畜》七篇的释义方式	(48)
第五章 《尔雅》的释义术语	(51)

第六章 古代《尔雅》研究(上)	(60)
第一节 《尔雅》汉魏古注	(61)
第二节 晋代郭璞之《尔雅注》	(73)
第三节 梁、陈、隋代之《尔雅》注	(90)
第七章 古代《尔雅》研究(中)	(99)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之《尔雅》注	(99)
第二节 两宋时期之《尔雅》注	(108)
第八章 古代《尔雅》研究(下)	(122)
第一节 清代之《尔雅》注	(122)
第二节 《尔雅》之校勘	(154)
第三节 《尔雅》之辑佚	(159)
第四节 《尔雅》之补正	(166)
第五节 《尔雅》之考释	(170)
第九章 近代《尔雅》研究	(174)
第一节 《尔雅》释例研究	(174)
第二节 黄侃《尔雅音训》	(177)
第三节 黄侃《尔雅略说》	(183)
第四节 骆鸿凯《尔雅论略》	(186)
第五节 王闿运《尔雅集解》	(188)
第十章 现当代《尔雅》研究	(191)
第一节 《尔雅》的个案研究	(191)
第二节 《尔雅》的综合研究	(199)
第三节 《尔雅》的新注本	(204)





第四节 朱祖延《尔雅诂林》	(210)
第十一章 《尔雅》的学术价值及其影响	(211)
第一节 汉语词汇学之宝库	(211)
第二节 汉语词义学之先导	(216)
第三节 汉语训诂学之鼻祖	(221)
第四节 汉语词源学之发轫	(233)
第五节 汉语词典学之滥觞	(240)
第六节 汉语方言史之参照	(243)
第七节 汉族文化史之资源	(247)
第十二章 开拓《尔雅》研究的新领域	(257)
附录一 《尔雅》郝疏与古代汉语方言	(273)
附录二 《尔雅·释草》与古代医药学研究	(322)
附录三 《尔雅》、《说文》等典籍对古典音乐名词术语的 文化阐释	(348)
后记	(359)

第一章 《尔雅》的名称、意义 及其编撰年代

第一节 《尔雅》的名称及其意义

据《大戴礼记·小辨篇》记载：“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①三国初魏清河博士张揖著《广雅》一书，在其《上广雅表》中曾经引用过这句话，并以为其中的“尔雅”二字便是书名。^②黄侃的《尔雅略说》认为此即《尔雅》作为书名见于古代载籍的原始记录。^③

另据《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孝经家》（下）载云：“《尔雅》三卷，二十篇。”^④此大概是《尔雅》作为书名正式著在目录之始的文字。

① 《大戴礼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第 206 页。

② 王念孙：《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第 1 页。

③ 参见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1 版，第 361 页。

④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第 1718 页。

关于“尔雅”二字,作为书名,究竟应作何理解呢?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直接牵涉到《尔雅》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的问题。

东汉刘熙是最早论述这个问题的学者。他在《释名·释典艺》中写道:“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①

比刘熙时代晚的魏人张晏在《汉书·艺文志》音注中提出:“尔,近也;雅,正也。”^②其对《尔雅》书名含义的解释,与刘熙可以说是桴鼓相应。

刘熙等人关于《尔雅》书名的探讨得到了后世学者中大部分人的认可,例如陈隋的陆德明,唐朝的司马贞,清代的阮元、刘台拱等人均力主刘说。虽然他们对“近”、“正”二字的理解或有差互,但均不离“近”、“正”二字。^③现代学者周祖谟在《问学集·重印雅学考跋》中也以“古今言异,方国语殊,释以雅言,义归乎正,故名《尔雅》,言近正也”^④的论述概括其书的内涵,其说法虽然略有歧异,而实质上则无大别,而且说得更加周至、全面。

然而,对《尔雅》书名的含义,有些学者则持不同的意见。其中较为重要的则有清人黄生、王先谦和近人黄侃等人。

黄生在其所著《义府·尔雅》中说:

①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314页。

② 参见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孝经家”,《尔雅》三卷二十篇注文。

③ 管锡华:《尔雅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页。

④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第1版,下册,第689页。





凡文章以“尔雅”言者，皆谓靡丽而典雅也。充其义，则尔，文也；雅，质也。尔，华也；雅，实也。^①

王先谦在其《释名疏证补·释典艺》中说：

叶德炯曰：“‘尔雅’者，近古也。雅本兼古正二义。”……“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谓五方言语变迁必以古训为主耳。世儒不案本文义正之为谊古，只以近正训尔雅，不知不近古何以近正？此理易明，不烦申说也。《尔雅》近古，如第一篇《释诂》“始、君、大”三字，出于《诗》、《书》故训者为多，则其近古可知矣。^②

而黄侃在《尔雅略说·论尔雅名义》中则以为：

雅之训正，谊属后起，其实即夏之借字。《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则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二文大同，独雅、夏错见，明雅即夏之假借也。明乎此者，一可知《尔雅》为诸夏之公言，二可知《尔雅》皆经典之常语，三可知《尔雅》为训诂之正义。^③

① 黄生：《字诂·义府》，见黄承吉：《字诂义府合按》，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153页。

②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第314页。

③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362页。

上述种种异说令人莫衷一是。我们如果细加寻绎,就会发现,刘熙的说法最切近《雅》书实际,可信度最高。其理由如下:

首先,“尔雅”二字,溯其本义,“尔”,《说文》:“尔,犹靡丽也。”“雅”,《说文》:“楚乌也。”故其本义不可用。刘熙释“尔”为近,系取“尔”为“迩”之借义(《说文》:“迩,近也。”) ;取“雅”为正,同样以之为属于假借。《论语·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伪孔传云:“雅言,正言也。”因此,“尔雅”二字连用,便有“近于雅正,依于规范,所谓‘言可近而取正也’”^①之意。

其次,古人对所谓名实关系历来十分重视。正如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云:“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尔雅》书中主要是以雅言释方言、古语的。这里的雅言应包括通语(官话,与方言相对)和今语(与古语相对)两项内容。该书是采用标准、规范而且是人们在交际中熟知的现代语言来解释方言和古语的。故以《尔雅》为书名则是名副其实。黄生释“尔雅”二字为“文质”、为“华实”,无法反映该书的内容、面貌和特点;而王先谦以“义正”为“义古”,固然能从训释的对象着眼,但却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与全书旨趣也不尽相符。至于黄侃硬要执著于“雅”、“夏”通假,以雅言为夏言(官话),虽无不是,但“雅言”之义为官话,是千百年来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何必再绕个大圈子论证一番,来个刨根究底呢?这不显得舍近求远、过分拘执了吗?

通过对上述诸家说法的比较分析,我们倾向于《尔雅》名义的“近”、“正”之说。其中周祖谟关于“古今言异,方国语殊,释

^① 顾廷龙、王世伟:《尔雅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1版,第2页。





以雅言,义归乎正,故名《尔雅》”的见解似乎最为圆通,也最能令人服膺。刘熙虽是第一个提出《尔雅》“以近正为主”的看法,但认为其书主要针对“五方之音不同”而作,顾及了“方国语殊”的一面,漏失了“古今言异”的一面,不够周全。将二人的意见综合起来,便比较全面了。有些学者以为周祖谟所言中的“义归于正”有问题,认为被释语与训释语无所谓义正与义不正之别,^①这恐怕是对周氏的误解。我们以为这里的“义归于正”主要指通过语词的训释比较,使人了解、掌握雅言的正确意义与规范表达,仅此而已,而无须拘执于字眼上的选用。

第二节 《尔雅》的编撰年代及其作者

关于《尔雅》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向来说法甚多,分歧也还不小。对这个问题,本书不打算详细介绍,主要列举一些有一定代表性的意见和看法。

一、前人对《尔雅》编撰年代及其作者的意见

1. 以为《尔雅》为周公所作

此由三国魏博士张揖首倡,晋代郭璞,唐代陆德明,清代钱大昕、孙星衍等人附和之。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道:“臣闻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践祚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徕贡,嘉禾贯桑,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

^① 参见管锡华:《尔雅研究》,第5页。



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①晋代郭璞在《尔雅注序》中说道:“《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辩,其业亦显。”^②古人以三皇五帝为上古,夏商周三代为中古,周秦以下为近古。郭序所言中古实指周时制礼作乐之显赫大人物周公。虽未确指,其意自明。隋唐时之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③清代钱大昕《小学考序》中则曰:“《尔雅》一编,肇始于周公……厥后七十子之徒,叔孙通、梁文诸人递有增益。”^④清人孙星衍于《尔雅释地四篇注叙》中说:“《释地》以下四篇,皆禹所名,周公所述也。张揖《上广雅表》言‘周公著《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云云,揖意盖古本《尔雅》合《释诂》以下为一篇,后儒附以传注广为三篇。云三篇者,即《艺文志》之三卷,是今十九篇皆有周公之说也。《释诂》等十九篇之名,盖后儒所分。陆德明乃以《释诂》篇为周公所作,《释言》以下为仲尼所增,疑其误会张揖一篇之义。”^⑤

① 王念孙:《广雅疏证》,第1页。

② 周祖谟:《尔雅校笺》,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2页。

③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166页。

④ 谢启昆:《小学考》,浙江书局1888年版,卷首,第1页。

⑤ 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册,第1004页。